

去外地出差、旅行,即便知道那里有同学、老乡或其他什么熟人,手机、微信存着他们的联系方式,我一般也不会主动联络他们,而是悄悄地去悄悄地回。倘若他们从微信朋友圈或别的渠道得知我来了,约我见面,我则尽量回绝,理由很多,比如行程紧、等下次有机会再见等。除非,那人与我曾经关系非常不错,彼此都有见面相聚、重话当年的迫切心情。

我知道,我的这种想法和作派有点不合现实。很多人去了外地,必定是要与那里的熟人联系,请对方帮忙订酒店、带着游玩、再一块吃个饭……因为觉得对方既然工作生活在那里,就该尽地主之谊。有时候,甚至与对方并不熟,只泛泛见过几



边看边聊

面有关系特别铁、特别能谈得来的,也有当年在一块时没话说、再见面只能尴尬地没话找话的。如此,何不让那些本来比较淡的人和关系,继续淡淡的,有时候,打着同学、老乡、战友等“亲情牌”找上门去相见,结果则往往只是尴尬。

并非我人缘不好,只是觉得完全没必要打扰别人。人与人的关系,有亲疏远近。一样的同学、战友,里

不扰

马继远

再想想,你在地想找的那个熟人,有他自己的生活场,每天的生活秩序是确定的:接送孩子、上班、照顾老人、与圈子里相熟的人聚会……一切都已安排得满满当当。作为不在他生活场里的人,你的到来、你提出的会面要求等,都需要他打破已成程式的生活安排,抽出时间来接待你。所以,一次你觉得顺理成章、完全合乎人情世故的见面,客观上是打扰了对方,打乱了对方的生活节奏。

你找的熟人,生活或许并不那么春风得意。世道沧桑,生活维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与不堪。可能,对方一直想在那里安安静静待着,

过自己的苦乐人生,不为外人打扰。你兴冲冲地联系对方,对方囿于同学、战友等各种关系,不得不出面相见。这时候,你的成功、你的锦绣生活造成的落差,有可能狠狠地扯开对方心里已愈合的伤口,并撒了把盐上去。毕竟,你和对方曾经完全一样,站在同一水平线上。

最现实的,对方的收入可能没你那么丰厚,生活虽不至于拮据,但可能每天的支出项目是固定的。因为你的出现,对方需要盛情招待一顿大餐,几百元花费在你或许微不足道,在对方所在的地方,可能是笔大开支,过后对方需要东挪西补来填充这笔“意外”的开支。而对方的招待也未必会让你满意。我听一位在海滨城市生活的朋友说过,他招待了几位来访的老乡,老乡回去后竟然抱怨他没安排吃海鲜,气得他一肚子火。

在外地找熟人,熟人能帮忙做什么,订酒店、指引路线、导游,还是安排吃当地美食?这些,在现今,拿个智能手机,自己都可轻松搞定。所以,倘若彼此关系真的很一般,不妨尽量莫打扰别人。从密林般去过那个地方,别人依然静静地在那里过他的生活,一点未被扰,于人于己,都好。

在动车、高铁飞快的踪影缝隙间,一列陈旧的绿皮火车仍然我行我素,儒雅地保持四十几年一贯的慢速。在中国最北端的山沟沟里,6245次列车从齐齐哈尔出发一路向北,跨过嫩江平原,穿越大兴安岭,开往“神州北极”漠河,最终抵达我国铁路最北端的客运站——古莲。

列车沿线停靠83个站,像星星点灯洒落在923公里长的路轨边。全程22小时,平均车速每小时40几公里,间隔13分钟就要停站上下客。行途中只有24个售票站,其余车站都随意上下客,无需检票,可以先上车再买票,沟里老乡把它当公交抬脚就上,大家亲切地称它:“齐古慢”。

从大扬气站到劲松站,车票一打,小孩半价五毛钱,这还没有改革一词的世界里才有的票价,延

续至今。花十几块钱坐五个多小时,行两百多公里路,可以从从容容浸润在慢时光里,缓缓欣赏沟谷两侧没有丝毫人工雕琢的原始景色,或者好好发呆——这趟承担重要运输任务而常年亏损运营的绿皮火车,是森林盛衰的见证,也是我魂牵梦萦的牵挂。

岭上绿皮“齐古慢”

俞浩卿

1964年,沉睡了几百上千年的大兴安岭被隆隆的爆破声和喧闹的人声惊醒。一支身穿绿军衣的工程兵正浩浩荡荡地开进被称为“高寒禁区”的原始森林,修筑一条连接文明与原始的铁路。五年后,在金秋十月的季节里,一列满载学生的火车驰离上海,历时五天四夜,开入这条刚修好不久的铁路。蓦然,天低云狭,山壑松声,肆目雪野,林海朔风,一时茫茫。那年,我十七岁,满目诧异,不知缘何!

几年里,浙江上海的知青和各地农村赶来淘金的伐木者蜂拥而入。沉静的森林从此熙熙攘攘,6245次列车(那时叫501次),也迎来了一段极盛繁荣期。

那时的列车不时常满员,挤的时候,车厢地上行李架上全是人。山里物质匮乏,进山客都带着大包小包的生活用品往上挤,车厢里拥挤混乱,争吵打架时有发生。记得曾经历了一次有劫后余生意味的列车火灾。那是1972年的秋天。我和几位连队岭友探亲后坐火车返回林场。过了嫩江已是村落渐少,窗外一片雪原和闪过的山丘树影。忽然一股香味飘来,有点好闻。起初以为是点了的香,渐渐那香味越来越浓,并伴着一股塑料味。烟雾迅速蔓延,视

线开始模糊,车厢里到处是一片咳嗽声,人们开始恐慌。有人叫:“着火了!”旅客开始本能地四处逃命。车已慢了下来,车厢靠门处好多人挤作一团。我迅速把手架上的旅行袋拿到靠窗的座位上,然后抬脚拼命踹窗玻璃。北方列车的窗玻璃都是双层的,再加上结了冰霜,好不容易踹了一个小洞,突然,被一个高大的男乘务员揪住,喝令我停止“破坏公物”。我跟他争辩,他依然不依不饶,但没过一会儿,他渐渐有点语无伦次,自己捂着鼻子跑开了。我抡起脚继续扩大洞口,随后拎着旅行袋钻出窗洞翻了出去。也不知怎么滚下来,幸好路基下有厚厚的雪,人一点没伤,可旅行袋还是在翻窗的一瞬间,松手留在了车上。此时连队同学也翻滚出来,看见他,我激动地哭了起来。

还好有惊无险。火灭了,列车员给我们换了一节车厢又继续赶路。这趟绿皮车接力了上海通往大兴安岭新林林业局红林林场的最后一程,把我送入人生记忆中最深最难忘的一段旅程。再回首,当年那座灰蒙蒙不起眼的新林小镇,已蜕变成一座有风情的边地小城,不少回乡探望的老知青传回来的照片文字令人直呼惊艳绝!多少年来,始终惦记着这趟悠荡在第二故乡的时光慢车,多想再乘坐这趟充满青春记忆的山岭绿皮火车。回忆的色彩里,绿色,寓意春意和瑞祥,蕴含着一种稚嫩的生命和灿烂的希望。车皮的绿色和满岭的青翠相融合,也和我青春岁月相融合交融。或许,人心的起始、归属,总离不开那一点点一丝丝——青绿。

永远思恋的「凤凰」

李兰

今年开春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把陪伴我多年的26型上海产“凤凰”牌自行车送走了。看着她那精巧别致的造型,依然夺目的色彩,我不舍得把她卖给废品收购站,而是给了一个修车师傅。那师傅一看,就夸是辆好车,修修还可以骑。看着他那爱不释手的样子,我犹豫了,可又觉得她有了一个新主人,又能为社会做一点贡献,心也得到一些安慰。当天晚上,我居然失眠了。

那还是四十年前,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单位离家有二十多里路,公交车少而且还得倒车,很容易迟到,所以我特别希望拥有一辆自行车。1976年夏,我终于攒够了买自行车的钱,但是却为没有一张自行车票而发愁。正巧我大妹在单位抓阄抓到一张,她让给了我。我买到了车,可是看着又高又大的28加重车又犯了愁,我身小力薄没法骑呀!我把我的难处跟一个工友说了,说来也巧,她亲戚是外贸职工,刚好搞到两辆出口转内销的坤车,而他又是男同志,不喜骑小车,正想要辆大车子。我到工友亲戚家,地上放着两辆自行车,一辆黑色直梁,另一辆蓝色斜梁,我一眼就看上了那辆蓝色的。那熠熠生光的蓝色无比耀眼,光彩夺目!特别是那飞舞的“凤凰”商标特别好看!我终于拥有了一辆自己称心的自行车。

自从骑上了这辆“凤凰”,我就感觉自己像插上了翅膀,每天兴奋地穿行在人流之中。这辆车也吸引着许多人的目光,说真的,在那个时代我们那个城市,骑这种“凤凰”坤车的真是少见呢!两年之后还有人要原价买我这辆车子,可我怎舍得卖呢?

这辆“凤凰”在陪伴我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几次险情。那年八月下大雨,城市里发了水,走到一个叫“漫水桥”的地方过不去了,人们只能从临时搭起的只有两尺多宽的木板上过去。河两岸站满了人呼喊着急,没有哪个女人敢过去,我扛起车子横下河,昂着头一步步过了河,上班还没有迟到!还有一次,我夜下班,骑着车子正走,忽然一个歹徒用他的自行车猛撞我的“凤凰”,同时使劲拽我夹在后座的书包,书包里刚好放着刚发的工资!我用力握着车把,一拐,歹徒自己跌倒了,我急忙用力蹬着车子,很快把他甩得远远的。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1985年深秋,单位给职工包了一场电影,看完已经晚上10点多,我一边骑车一边想着电影情节,没留神路上的一口无盖井,“咚”的一声我就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周围围着好几个人,我一看自己趴在自行车上,而自行车横在没井盖的井口上,我忍着全身的疼痛把车扶起来,正了正车把,看看车子还能骑,摔得那么重居然没坏,真感谢厂家把车子做得质量这么好!

大概骑了一年多。一天我擦三角架的时候,忽然发现斜架下边有一道不起眼的裂纹,大概有十五厘米。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上海自行车三厂写了一封信,还画了一个草图,反映了情况,没过几天,销售部就给我回了信,让我把损坏的零件寄回去。很快,崭新的三角架就寄回来了,而且随信把我的邮寄费用也寄过来,这令我很是感动!为上海企业的认真负责,优质服务的精神。

今年春天,我特意让儿子领我到当年生产“凤凰”自行车的三厂厂址参观。现在的自行车三厂已经变成上海财经大学的校区了,只有那座庆祝建厂纪念碑还伫立在那里。我站在带有雕像的纪念碑前,想着当年那机声轰鸣的车间,一道道繁忙的生产线感慨万千。

如今又有了共享单车,我们这些老年人真羡慕年轻人赶上了好时代!



黄河壶口瀑布

胡海明摄

一到秋分,山里人也步入了一年中忙活最愉悦的日子。站在房檐下望去,村头的晒谷场和河边的石坝上,还有层层叠叠的梯田和阡陌纵横的坡地沟坎,仿佛一夜间被涂上了斑斓光鲜的色彩。若是静静地呼吸,又似乎能隐隐约约闻到各种秋实的味道。

玉谷是坡地上的主角。从密林般的玉谷秆子上收下的玉谷穗子还来不及脱粒,只好先就近堆在了田间地头,就像一座座缩小了的金字塔。我二爷家的玉谷地紧挨着河边的石坝。不到晌午,平坦蜿蜒的坝上就铺满了金灿灿的玉谷,像是一条金子河,从西到东流淌。

坝北边是老灌河的一条支流,河对岸是连着山的坡地。庄稼都收了,高高堆着的玉谷秆子、零零散散的豆萁垛子,还有夏天的麦秸垛子静静地伴着几棵挺拔

山里秋实

刘向东



了些北方的山野之彩和粗犷之势。高耸的洋树和稀稀疏疏随风摇曳的红高粱,这样的景致让我不禁想起了印象派画家莫奈的《干草堆》,只不过比莫奈的笔下还多了些北方的山野之彩和粗犷之势。坝的南边是错落有致的村子。人家的房檐下一长溜地挂着棒槌般的玉谷穗子,夹杂其间的还有一串串炮仗似的红辣椒。就连檐下那斑斑驳驳卵石砌的墙根也挤挤挨挨地堆着金黄浑圆的南瓜和粉嘟嘟的红薯。院中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簸箕或簸箩,随意铺开的是秋收的果实。枯黄细长的豆角蹦出的是赤豆,也有绿豆;膨胀的豆荚跳出的是黄豆,也有豌豆;还有茎蔓缠绕的篱笆上耷拉着焯了水的长豇豆。土坯砌的墙头上当然是娃子们踮起脚也够不着的一箩箩红红的枣子;白白的芝麻;胖胖的花生和圆圆的核桃……再往高处的房檐上还有飘浮着淡淡草药香味的各种药材。那是大山的恩赐,等晒去了水分,卖给药铺就是不菲的收入。这个时节,除了老槐树上还剩下几片金色的叶子。院子里的柿子树、核桃树、樱桃树、枣树和杏树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枝杈。旋去皮的柿子如同一串串玛瑙般的项链挂在树杈上,让空气里也飘逸着甜滋滋的味儿。这些柿子再晒上几天,放入陶瓦罐内封存至腊月就能吃上粉白甜糯的柿饼了,而且一直能吃到来年的柿子树开花的日子。

秋日的阳光明媚干燥,打下的粮食和果子必须晒足阳光。这是冬藏的前奏,也是储蓄阳光的过程。晒过的果实蒸发了水分,凝聚了精华,祛除了毒素。玉谷更香了,枣子更甜了,豆子更脆了,棉花更暖了……它们蓄足了阳光,也就积蓄了热能,好让果实不仅不会变质腐烂,而且更富有了繁衍生命的能量!



自助去国外旅游,随性而行,探访当地风土人情,有时会有意外的收获。

那天,我和老伴在加拿大卡尔加里登机,飞往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全球最大的住宿平台BOOKING网上预定的酒店位于Saint Denis街,入住后用携带的电加热线煮粥,嚼着面包和配菜解决了晚餐。时逢周末,华灯初上,闲庭信步地逛街。这是一条汽车单行道,马路两边的酒吧、果汁摊、餐饮店,鳞次栉比,既整洁又繁华。靠近一酒吧外的墙边放置一张桌,两位帅哥靓女在发放什么,走近瞧瞧,原来报上自己的国家,想学什么语言,两位志愿者给贴上标签,谁都可以进入酒吧学习交流,不收任何费用。哇,这不类似于国内的外语角吗——每逢周末,鲁迅公园正门附近的雕塑群像草坪旁,常常自发聚集许多年轻人,年长的年少的,三五成群,英文啊日语啊,用口语学习交流,早已是公园一道亮丽独特的文化景观。蒙特利尔也有外语角?我顿时来了兴趣。帅哥用英语问我来自哪里,想学什么?回应道“来自中国”、“学英语”,他给我俩印有加拿大和中国国旗的两张小贴纸,让贴在胸前或臂上。

步入酒吧,好热闹啊。年轻人居多的外语角,青春气息扑面而来,个个脸上绽放着笑容,三三两两,互相比划着说着,真是练习口语的绝佳之地。

不论你是初学者还是口语流利,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譬如我胸前的国旗图案,有谁想学中国普通话,就会来搭话。这不,一年轻人跟我学会“你好”、“谢谢”,高兴地连说几遍。我看不明白他胸前的图案,听他说也一头雾水。妻子拿出手机,请他在英文词典上写,翻译跳出“巴西”两个字,我用脚做了个踢球姿势,他会意地笑了。异国他乡,我们遇见来自杭州的一男生,在加拿大三所名牌大学之一——公立麦吉尔大学医学系读大一。他告诉我们:他是酒吧常客,几乎每个周末,法语英语的口语能力,提高可快啦。

七夕会

当然,酒吧离不开酒,啤酒成了口语交流的润滑剂。话说得多了,难免口干舌燥,花几元加币买杯啤酒或饮料,一口下去,顿觉舒畅,叫啤酒的表达似乎更加灵活,一举两得。怪不得这家酒吧的客人明显多于其他酒吧,人气颇旺,用比肩接踵形容一点不过分。

拥有400多万人口的蒙特利尔是世界上仅次于巴黎的第二大法语城市,这里的居民来自至少80个国家,使用着约35种不同语言。酒吧本是娱乐休闲类场所,具有社交功能,善于经营的酒吧老板,抓住年轻人渴望提高外语口语能力、便于交流沟通的意愿,在都市夜空下的酒吧,为口语练习者提供一个面对面学习交流的场地,不失为一个金点子。

时尚

